

NV  
GUAN

# 女官

## 大结局 ②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她会八种番语、十二种方言，  
只身平定西域各国，敢与皇帝分庭抗礼，  
一步一步，以女子之身走出古往今来第一条路。

**第一女官的传奇一生**

（网络原名《四夷译字传奇》）

她说：『今天是一个吉日。』

他说：『我什么都没有了。』

她弯起嘴角和细细的眉梢：

『商道上有句话，叫「逢低买入」。』

他微微挑眉，目中闪烁着笑意：『那「逢高卖出」么？』

她笑得狡黠：『不卖，留作传家宝。』

小狐濡尾  
著



# 女官<sup>2</sup>

NV GUAN

小狐濡尾 著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官. 2 / 小狐濡尾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5. 4

ISBN 978-7-5317-3442-0

I. ①女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7633号

## 女官2

---

策 划 / 北京记忆坊文化  
作 者 / 小狐濡尾  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  
特约编辑 / 张才曰  
封面设计 / 80零·小贾  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 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  
邮 编 / 150080  
经 销 / 新华书店  
印 刷 /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/ 670×970 1/16  
印 张 / 16  
字 数 / 275千  
版 次 / 2015年5月第1版  
印 次 / 2015年5月河北第1次印刷  
定 价 / 29.80元  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442-0

# 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/恨水长东/ 001
- 第二章/右接忘归/ 019
- 第三章/远赴西域/ 038
- 第四章/纵横捭阖/ 055
- 第五章/金风玉露/ 078
- 第六章/风雨欲来/ 097
- 第七章/生离死别/ 116
- 第八章/君臣角力/ 128
- 第九章/四十二章/ 149
- 第十章/与君振衣/ 163
- 第十一章/三军夺帅/ 178
- 第十二章/一波又起/ 198
- 第十三章/四海俦侣/ 221
- 番外/只不过寻常夫妻/ 227

第一章

NY GUAN

恨水长东

东北的战事又吃紧起来。女真军以点打面，以游军打驻军，在东面和北面拉出几千里的战线，令天军颇有些疲于奔命。

而关外北齐大军的几次猛扑令辽东边城一度缺水断粮。所幸叶轻极是沉着，率部白日打仗，晚上筑墙，硬是就着几座破城坚守了数月，终于等来了援军，解得一时之困。

兵部和内阁日日大小会议不断，偶尔也会让左钧直参与。左钧直自知军事上她是个外行，从来都是仔仔细细聆听，默默记诵和理解。但在地理舆图之上，她是个行家里手。凡问及城池方位、大小、人口、隘守、山川、河流……她从来是脱口而出，胜似一本活的北境地理志。

自刘徽说了让她再等一等，她便愈发关心起边关的战事来。每日兵部下发的邸报，她必细细研读，试图琢磨出些许蛛丝马迹，寻找出刘徽说的那“等一等”，究竟是会有怎样的一件事情发生，会令他退出这一场腥风血雨。然而想了

数日，仍不得其果。

那一日刘徽向她表明心迹之后，她夙愿得偿，本该欢欣，可心中总似有荫翳遮蔽，挥之不去。

她开心不起来，反而愈发地沉重。

这日未至下值，却见许多官员收拾起东西出了衙门，才想起是一年两度的皇家射御。女帝即位之后，为提倡武术，让贵族和朝官不忘立国之本，恢复此古制。凡功勋贵爵、朝廷命官及其家眷，均可前去参观，自认骑术优秀者，亦可参与围猎。

两个职方司的同僚过来招呼她：“钧直不去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年长些的同僚笑道：“这一次的可格外精彩，这几日的连轴转，也该好好休息下。”

另一个挤眉弄眼揶揄道：“可不是，钧直难道不想见一见天姿国色的鸾郡主？”

左钧直打趣他道：“鸾郡主名花有主，难不成你要去松土？”

那同僚睁大眼睛道：“那当然了。这次围猎就是要给鸾郡主选郡马的呀，钧直你不知道？”

左钧直这才意识到鸾郡主确实是已经及笄了，脱口道：“谁都晓得鸾郡主心仪括羽，直接点了括羽做郡马不就得了，何必多此一举？”

年长些的同僚点拨道：“要这样轻轻巧巧点了括羽，其他人可定是会腹诽了。鸾郡主是个心气儿高的，自然要让括羽好好表现一番，让别人输得心服口服。”

另一个却十分不赞同：“括羽不过是名声在外，有谁见过他的真功夫？这射御他还一次都没去过，说不定他过去那些事儿，都是别人胡编出来的，谁晓得他是不是个银样镗枪头？小爷还真要去试一试！”

年长些的同僚大笑：“你看你看，说的就是你！人家不去射御，那是怕让你这样的人出丑！”

眼看着两个人针锋相对地打起了嘴仗，左钧直无奈摇摇头，给俩人倒了两杯茶润嗓子，抱着案卷默默去一边坐了。

不知不觉天色便黑了，兵部衙门里空无一人。还有一个折子要誊，左钧直吃

了些干粮，捻亮了灯，一笔一画地抄。这誊折子是个精细活儿，字儿自是要好看不说，一丁点儿都错不得，一星半点儿墨迹也要不得，不然便得从头再写。

左钧直好不容易写完，摊开了放在书案上晾干，忽然听见窸窣轻响，从窗外跳进一个人来。黑发黑眉黑眼儿，青衣秀姿，带着些草木清香。

他突兀地撑到她案前，咬牙问道：“姐姐，你要嫁刘徽？”语气焦躁，颇是不善。

左钧直收折起身：“是。”

“你不可以嫁！”他大步过去拦住左钧直，“你可知他是什么人？”

左钧直心中一凛，听这话，常胜竟是已经知道了刘徽的身份？转念又觉得不对，倘是他知道，皇帝和云沉澜早对刘徽下手了。

“刘爷便是刘爷，我嫁的是他的人，又不是他的身份。”她言语冷冷，绕过他走开。

常胜一急，紧紧抓住她的胳膊：“姐姐，你想清楚些，你是真心喜欢他？”

左钧直奋力想脱开他，怎敌得过他的力气，张嘴便喝道：“来人哪！”

门外果然很快就有守衙官兵拍门道：“左大人！”

不待左钧直答言，常胜回头冷声道：“是我！退下！”门外瞬间没了声儿。

这小子竟然还学会以势压人了！左钧直心中气愤，仰着脸硬邦邦道：“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就是要嫁他，你能怎么着吧？”

常胜眼中的黑气蓄积起来，汹涌成翻滚浓云巨潮。猛然扣住左钧直双肩，将她压上旁边的案卷柜子，狠狠咬上了她的唇。

这一咬带着十二分的蛮力和怒火，一下子便见了血。他却丝毫不懂得何为怜香惜玉，倒似一头嗜血的凶狼，一尝到血腥味便就着那伤处蛮横一吮。

左钧直疼得嘶叫一声，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推开他，一巴掌便甩上了他的脸。

趁着常胜愣怔之际，她匆匆奔出了衙门。

常胜仍是一路尾随而来。月色下眼色黑得吓人。

左钧直“啞”的一声将他关在房外时，听见他说：“姐姐，你心里头，真的没有一丁点我的位置？”

“我只有一夜的时间。我求你，回心转意。”

后一句话他说得异常艰难，仿佛每个字眼都哽在喉咙里，嚼干了的甘蔗渣儿



那般生硬咯人。

左钧直伏在床上，一颗心仿佛一时泡在滚水里，一时又埋进了冰雪里，一阵儿一阵儿的发痒疾般难受。她知道常胜还站在门外。春寒料峭，夜中尤甚。在以往，他有时候夜里跑来，她定是会扔他一床薄毯，灌个热水坛子来让他抱着暖身子。

可她今夜是铁了心要断了他这个念想。

一整夜，左钧直都未能入眠，辗转反侧，一颗心沉沉浮浮，焦躁难安。一闭眼，眼前就是过去种种画面杂乱闪过，而更多的，是方才常胜那蛮横无理的一吻——如果那勉强还能算是吻的话。

他怎会如此大胆？

他对她的这份心思，有多久了？

从没有人如此亲过她。

——连刘徽也没有。

他怎敢……

心乱如麻。

一抬头，天边已是鱼肚白，浅浅浮起些许金色霞光。

门外有细小的动静，似乎响起极轻的“哒”的一声。

左钧直惊觉而起，他说，他只有一夜时间，是什么意思？

霍地拉开门，只见微茫的青色身影在曙光中缩成一个小点，渺如黄鹤，转瞬不见。

左钧直的心刹那间塌了一方。一回头，门楣上挂着一枚朱红穗子，穗子上穿着一颗通红锃亮的珠子一样的物事，晨风中寂寥而安静地摇曳。

那穗子是她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。

只那一瞬，仿佛天地间都静了，失却了颜色，只那朱红穗子轻轻地摇晃，穗丝儿一根撞着一根，顽皮地跳荡起来，弹到那枚赤红珠子上。

他把这穗子还给了她。

她心中忽然生出一种感觉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她伤透了他的心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那珠子红得耀眼，红得触目惊心，红得好似一滴鲜血，又似一颗跃动的心脏。

常胜走了。

从来都是他扭股儿糖似的厮缠在她身边，夹着她、求着她理睬他，不要离开他。她如此地习惯了他的陪伴，于是觉得理所当然，于是更加理所当然地以为，他离不开她，他也不会主动离开她。

她何曾想过他的感受。

她要断了他的念想，却没想到他这一走，疼的却是自己。

左钧直猛然向前蹿了两步，常胜，常胜，我心里是有你的。我心里早就有你了，可是我不知道。

她心中疯狂地呼喊，她甚至想大声地叫出来。

可是白云悠悠，黄鹤杳然，昔人何处？

左钧直心头一片茫然，在房中发了半日的呆，直到将近午时，才眼底发青地进了兵部衙门。一进职方司，便见里面乱哄哄的一片。

昨儿那个去参加围猎的同僚高高踞坐在书案上，指手画脚说得唾沫横飞，身旁钦慕地围了一圈儿大小兵部官员。

“……你们这些人啊，真是胆小！一听说八英中未婚的五个和括羽都要去参加围猎和选郡马，一个个都临阵脱逃，切！小爷虽然没选上，可是其他人也没一个选上呀，所以小爷也不算是输了是不是！”

周围人忙不迭地点头：“是是是，快讲讲昨儿是怎么一回事。听说鸾郡主掴了括羽一耳光，还将他赶出了宫？”

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八卦，一圈人个个群情激奋，只恨昨日没有报名围猎，错过了那一场好戏。

那个同僚伸手要了杯水，清了清嗓子，道：“小爷我昨儿就说那括羽是个银样镗枪头，有些人还不信。一上场啊，我就找着那括羽看，啧啧，模样儿还真不赖，不比咱皇上差！只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站在最边儿上，像是随时准备要开溜。”

众人大笑：“你开玩笑吧？括羽要溜？溜哪里去？”

那人一瞪眼：“我怎么知道？反正我说的句句属实！然后就是分马，准备狩

猎。你们也知道，为了公平起见，那马都是宫中养的马，随便分的，谁都不能用自己的马。括羽上了马，那马像是有些不听使唤。跑了会儿我回头一看，括羽落在了最后。狩猎的时候，那叫一个激烈啊，尤其是陆挺之和左杭两个，都是一马当先，各不相让。要说，八英中的那五个当真是功夫好得不得了，小爷我自叹弗如。过了会儿只听见括羽的马一声嘶溜溜的大叫，两蹄一抬站了起来，竟将括羽给颠了下去！正在那时，恰好有几支羽箭飞来，括羽落地滚了两滚，那箭恰扎在他身边，可真是惊险哪！”

“不可能吧？人家从小可是马背上长大的，哪里会这么轻轻松松被匹官马给颠下来！”

“就是！听说括羽也不那么喜欢鸾郡主，只怕是故意的吧？”

“喂喂喂！”那人不耐烦道，“我讲还是你们讲？总之括羽就是落马了，按照规矩呢，但凡落了马的，就是输了，失掉了当郡马的资格。最后狩猎结果，林玖最多，陆挺之和左杭两个只少一头猎物，紧随其后，但是数字并列，一头鹿上插了两支箭，谁射中了致命处还是没个定论。太监大总管自然是要查实那致命一箭是谁的，不料鸾郡主怒气冲冲地叫起来：‘不用查了！这次不算！’”

他学得惟妙惟肖，神状俱似，众人都笑了起来。

“当时满场鸦雀无声啊，鸾郡主一身骑装，红得像火苗似的，漂亮极了，是个男人都动心啊！她噤噤跑到括羽面前，大声说道：‘我就这么让你讨厌？’那括羽说：‘臣技不如人，四哥、七哥和八哥个个才胜于臣，可堪良配。’鸾郡主当时那叫一个气啊，举手就是一大耳刮子，说：‘你滚！给本郡主滚出宫去！本郡主再也不想看到你！’”那同僚两手一摊，道，“就这样咯。”

众人哈哈大笑：“这可不是小两口吵架嘛！”

“鸾郡主嘴上说看不见人家，保准过两天又去找人家了！”

“小姑娘家家的，哪个不是这样！我那三房的小媳妇儿就是，我在的时候撒娇嫌看着我碍眼，我一走就哭哭啼啼魂不守舍的。”

“呸！你……”

七嘴八舌说得正欢，外面忽然又跑进来一个同职方司诸人相熟的总部主事：“今儿一早，括羽向皇上请命，去山海关投奔叶轻麾下。现在已经走了！”兵部下属总部司掌武官品命、勋禄、诰敕、军户诸事，是以知晓得也最快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：“真被赶出宫了？！”

那主事叹了口气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听说昨儿鸾郡主回来哭了一宿，皇上本来确有意招括羽为郡马，昨天括羽那么一闹，让天家多没面子？估摸着他自己也觉得在宫里待不下去了，所以主动请命投军。听方才来传旨的公公说，今儿早上皇上一起来啊，那括羽就在熙泽宫外面跪着，一身的露水，怕是跪了一夜啊！”

众人好一番唏嘘。

左钧直忽地又想起常胜来，才觉得情之一事，实在是最折磨人，也是最捉弄人的。她写了那么多的情爱，何曾真正懂过一分的情字？

后面几天，她日日过得如在油锅中煎熬。无须去回忆，睁眼闭眼，全是常胜的眼睛：含笑的、欢喜的、狡狴的、认真的、无辜的、委屈的、倔强的、凶狠的、失落的……他粗鲁地咬上自己那一瞬间的悸动，一次次地蹿上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她曾以为她爱刘徽，爱得很认真也很深刻。然而那发乎于情，止乎于礼，她会难过，会五味陈杂，却能为她所克制。

所以刘徽那消失的两年多里，她固然思念，却未必会如此这般日夜难眠、寤寐思服。

她头一回觉得自己失控了，自己不属于自己了，为一种莫名的情绪所掌控，时而想大喊大叫，时而想放声大哭，时而想找个什么东西狠捶一通。她觉得她似乎是疯了。

没有人可以诉说。她羞于启齿。无论是刘徽，还是常胜，她只能深埋于心底。悠悠、爹爹，她都不能告诉，只能抱了长生摇来摇去，可怜长生被她摇得眼神迷离，舌头都不会正着吐，从嘴侧的獠牙缝里掉了出来。

常胜……长生……她想起那一夜她也是这样摇着常胜，摇得他话都说不利索：“我……我才不会……丢下……姐姐！”

说不会丢下，可还是丢下了！

左钧直觉得她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她得做些什么。

她在兵部求到了翊卫的花名册子，然而其中竟没有“常胜”这个名字。她或许是因为常胜是个暗卫，并不在这花名册中，寻了好些认识翊卫的同僚让他们

帮忙去问，却都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叫“常胜”的翊卫。又找到几个公公，问他们宫中可有叫“常胜”的人，公公们一概摇头，说是不知。她甚至找到了武英殿的总管太监，那太监说，武英殿住过侍读生，住过不少亲卫、内侍、宫女，前前后后成百上千个他都认识，却从来没有什么叫“常胜”的人。

可是皇上叫他常胜。

鸾郡主也叫他常胜。

这还能假了去么！

除了门口那依然临风飘扬的朱红穗子，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常胜留下的痕迹。她几乎就要怀疑，之前的一切是不是都是她的幻觉！那一个与她从相识到相伴走过了六年的少年，是不是真的存在！

他怎么可以消失得这么彻底，这么干干净净，让她无从寻觅。

她只能在心底期盼，他只是被明严再一次送了出去，执行什么秘密的任务，便似那一次除韩奉一般，他整整消失了半年。

她只能在心底期盼，也许是一个月之后，或者三个月之后，哪怕是半年之后，她能在半梦半醒间，再一次听见他唤她一声——“姐姐”。

……

落英遍地，零落成泥碾作尘。

隔着影壁，左钧直听见清歌凄切，缱绻难言，唱的是一曲《相见欢》：

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

胭脂泪，相留醉，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！

一种难言的感觉，似凄然又似恐慌，百足之虫一般爬上左钧直的心头。

这是后主亡国之词，是杜宇泣血之啼啊！

左钧直扶着影壁转过去，便见刘徽支着头倚坐在石凳上，庭中是繁楼此前的花魁季芄姑娘，着水袖长裙，曼舞轻歌。

季芄瞅见左钧直，滞了舞步，收袖退到了一边。

刘徽仿佛还沉浸在那曲子中，良久才转过头来，仍是那放诞不经的模样。

“刘爷，我……”

桃花眼眯了些：“终于想清楚了？”

左钧直望着他眼底天然的风情和嘴角蛊人的笑纹，终于又移开眼去，垂

头盯着他手中把玩的那把三十二骨扇，鼓起勇气道：“我想……我可能还是不能……”

“很好！很好！”刘徽悠悠站起身来，展开那把扇子，手指一根根划过三十二根扇骨，轻轻一弹，金声玉振，“终于还是喜欢上那小子了？……他果然肯为了你……是真心……很好！很好！”

左钧直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见刘徽已经背过身去，拂袖道：“芄儿，送客！”

他一手执扇，一手背在身后，优游容与地步入了庭院深处的月洞门。月洞门上青苔斑斑，数枝碧桃花枝从墙头探出。他金丝双绣的发带牵落几枚枝头将谢的花朵，颤颤巍巍，从乌墨般的发上滚落肩头，花瓣儿散开，贴着他秋水青荷般的锦衣掉了下去，一瓣一瓣，让人的心尖儿都随之轻颤。

容止风流，占尽三春胜景。他一走，这春光，仿佛也随之逝去了。

这一幅背影堪如浮世之绘，哀感顽艳，却又潇洒从容。

铭刻在左钧直心中，一生未曾抹去。

春夏之交，天气反复无常。偷偷得了风寒，硬撑着忙乱了几日，竟是病了。爹爹没法照料偷偷，塾中的孩子今年又多起来了，左钧直心忧，不得不向职方司郎中告假两日，回来料理偷偷和爹爹的起居饮食。

职方司郎中很爽快地准了左钧直的假，道：“你这假休得倒是时候，皇上要罢朝两日，这两天当不会那么忙。”

左钧直好奇问道：“为何罢朝？”

郎中摸着山羊胡须，教训她道：“钧直啊，不能光只忙着边事，朝中的事情，还是多多上心。皇上每年这个时候要去咸池太庙祭祀祖先，今年是小祭，所以朝中的动静小些，大臣不必随行。”

咸池，太庙！

左钧直悚然惊觉，掐指一算，恰恰明日正是祭日。

祭祖，祭祖，是明严之祖，亦是云沉澜之祖！今年女帝和云中君又离了京城，只能是明严和云沉澜姐弟俩去祭祀。

繁楼变卖，刘徽回京，括羽离宫……

种种事情联系起来，左钧直忽地明白了刘徽的计划！

原来他的目标，始终就是在皇帝身上！

北齐的国，到底是朱氏之国，他心中更恨的，是女帝杀了他的亲姐姐、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！

所以他会说，再“等他一等”，这等，就是等他杀了明严！

这万万不可，两兵交锋之际，明严一旦被刺，明德太子尚幼小，不足以定朝纲，天朝根基必然动摇，北齐女真联军一旦长驱直入，天下又将大乱！

左钧直看了看天色，皇帝必然已经出发向郢京南郊淇水之畔的咸池去了。匆匆作别郎中大人，去马厩牵了匹相熟同僚的马，狠一踢马肚，直冲南边奔去。

寰宇寥廓，残阳胜血。

咸池如镜，接天处被映得通红，与红霞争艳。另半边湖碧水澹澹生烟，瑟瑟苍然。

浩浩水流向天边聚涌而去，轰然跌落九天，飞雪溅玉，泻入百丈陡壁之下的汤汤淇水，磅礴奔流，滔滔向东。

咸池之畔，明严负手而立，一身雍贵天家气势，苍茫天地间峙如山岳。

一艘云纹画舫缓缓排水而来，靠得岸边，数名绣衣童仆置好楠木舷梯，伏跪两侧。舫上青白锦衣的伟岸男子屈膝伏地，恭迎上尊。

明严示意身后数名内侍止步，抬足上了画舫。“都平身吧。”

“陛下孤身而来，怎未多带些护卫？”

明严漠然打量面前的男子：“朕见的是自己的姐姐，用得着什么护卫？”

男子垂眼，目光落到他半露出九龙滚金袖口的手指上。金丝指环凌厉生光，暮色中，若非眼力极好，定是看不见那几近透明的柔韧细丝。

“刘徽，你不久便是朕的姐夫了，无须拘礼。”

刘徽淡笑着点了下头：“沉澜今天身子有些不适，所以是臣过来迎接陛下。”

明严微微点头，远远眺望咸池泄口处看似波澜不惊的急流。

“小殿下没有一起来么？沉澜倒是十分想念他。”

“今天出宫，嬉闹了一整日，现在累得睡了。明儿带他见皇姐吧。”

云沉澜所居之地，在咸池另一侧的桃花坞。

舫至波心。杀机已现。

刘徽望着船舷上立着的明严，心中隐隐有些异样的感觉。

自上船后他便一直站在那里，不肯入舱。那一头正对着天际斜阳、咸池泄口和桃花坞。

背在身后的手指习惯性地屈起。这是一个警觉的姿势。

明严他见过许多次，各种场合。这个姿势他太熟悉了。

这是个懂得自保的人。或许是因为女帝曾经被她异母兄长害过，这个人除非是面对女帝、云中君和云沉澜三人，从不会卸下防备。他十数年来寻找过无数机会，却从未成功接近到明严身边三尺。

所以他才会费尽心思，从云沉澜下手。天知道他看见云沉澜真容的那一刹，心中有多惊讶，转瞬间又有多欣喜。

只是明严再警觉又能如何。

云中君不曾教过他雪山炼气这等妖术，其他功夫，练得再好，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

三年虚与委蛇，三年以仇为亲，等的便是此刻！

刘徽心念甫动，袖下三十二骨扇骤然透出利刃，足下飞掠，疾袭如风！

那明严果有防备，动作竟是奇快，矮身避过之刹，指上韧丝破风而出。刘徽与云沉澜相处日久，对这路数已然烂熟于心。更何况云沉澜乃是用十根，明严只有一根。骨扇蓬然展开，白光乍现，那韧丝嗤地被削断。

明严面上现出惊讶之色，刘徽道：“天蚕之丝，金玉之质。然天下万物，有生有克。这扇子，便是用来克你们云氏的妖术的！”明严此时手无长物，只是仗着轻功躲闪，刘徽追赶之际，将舫上绣衣童仆和船工舵手斩杀殆尽。那舫失了控制，顺着水流飘飘荡荡向咸池泄口而去。

刘徽刀刃压上明严颈侧之际，被他伸手死死抵住，冷声道：“你要杀我，起码让我死个明白。”

左钧直一路狂奔，五脏六腑都要被颠了出来。眼看快至咸池，仍不见皇家舆驾，焦急万分。转过一片树林，只见浩荡一队人马，宝盖金黄，旗帜飘飞，心中大喜，顾不得马儿已经一身的汗，急急催了直奔车队之前。

亲卫的刀剑哗啦啦横了过来，将左钧直压倒在地。左钧直也顾不得许多，高声大喊道：“臣左钧直求见皇上！皇上万勿去咸池，恐遭刺杀！”



那些亲卫正要将左钩直扭缚起来，五彩云龙玉辂的车帘掀起，身着天蓝四合如意龙袍的威严男子缓步下地。

“让她过来。”

明严道：“你不过是因被朕的母皇杀了妻儿，朕母皇的父母、兄弟姐妹，俱被你们北齐人勾结逆臣所害。朕的皇叔双腿均废，和母皇一同为你们北齐皇帝所掳，险些凌辱致死，这些账，又怎么算？”

刘徽道：“我只要你死。”

明严道：“我死之后，你便能释怀？”

刘徽大笑：“我当你是个人物，没想到这么磨磨叽叽！”猛然收刃，一掌运起十二分劲力，当胸击上。那一掌力重千钧，足可崩山碎石。明严身后栏杆俱碎，一口鲜血喷出，枯叶一般飞入咸池。

正那一瞬间，咸池泄口之侧飞起一道紫色人影，半空中在明严背后又补上一掌，将他生生又击回画舫之上！

这一个人出现得何其突然，这一掌又何其毒辣。明严受了刘徽一掌，并未出声，然而在这一掌之下，却猝不及防痛哼一声。这一声却是女声。

“刘郎，这云家妖女易了容，想把你糊弄过去啊！”语声娇啾，似嗔似谄，他一把抽落地上人的束发金冠，乌云般的发散了下来。扯着那发，从后脑勺拔出一根金针，只见“明严”面相骤变，上挑凤眸稍稍下落成狐狸媚眼，脸颊轮廓顿时化作柔和。

刘徽的脸色登时大变，身子晃了两晃，摇摇欲坠。

是云沉澜。

大约是因为云沉澜半张脸生了朱砂记，他从没意识到云沉澜和明严长得如此之像。

可是，他们是姐弟啊，他们不像，还有谁像？

只有云沉澜扮得出明严的天家气势，只有云沉澜知晓明严的一切细节、习惯，甚至说话的表情和风格……她扮起明严来，巨细无遗，分毫不差，连刘徽也骗得过。

“刘郎，你那一掌这妖女早有防范，她水性好，纵是落入淇水也死不了！若不是我补那一掌……”